

兰州军区空军文学作品集

西部天歌

小说卷



兰州军区空军文学作品集

西部天歌

小说卷



甘肃文化出版社



西部天歌

兰州军区空军文学作品集

小说卷

主 编

陈洪根 王有生 刘立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天歌:兰州军区空军文学作品集/陈洪根,王有生,刘立波主编;《西部天歌》编委会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6

ISBN 7-80608-478-9

I.西… II.①陈…②王…③刘…④西…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甘肃-兰州市-当代 IV.I218.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810 号

责任编辑:车满宝 装帧设计:李长文
特邀编辑:刘立波 版式设计:莫 风

西部天歌

兰州军区空军文学作品集·小说卷

陈洪根 王有生 刘立波 主编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制:兰州军区空军印刷厂
社 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316 号	厂 址:兰州市焦家湾
邮政编码:730000	邮政编码:730020
电 话:(0931)8811015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250 千	印 次:199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10.375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80608-478-9/I·37	

定价:全三册 60.00 元

本分卷 16.00 元



《西部天歌》

编委会

主任：许传功 任清廉

副主任：王济涵

编委：陈洪根 王有生 刘立波

胡铁闽 胡学农 王国祥

蒋海将

序

兰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臧 穗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也是我们人民空军组建 50 周年。由军区空军政治部选编的《西部天歌》，是我区专业和业余作者献给这两个节日的一份礼物。

我热烈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丛书用不同的文学体裁，在鲜明的大西北地域特色的背景下，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军区空军广大指战员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真切地、多角度地展现了既艰苦平凡，而又丰富多彩、蓬勃向上的军旅生活，理直气壮地赞美了广大官兵扎根西北、献身国防、建功立业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不凡业绩，高扬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文学·散文卷》。该卷在丛书中篇幅多、容量大，作者也最多。由于特定的体裁所限，书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这里有对历史的深情回忆，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的热情关注；有对核试验、科研试飞、抢险救灾、闻名全国全军的先进单位及典型人物等重大题材的热情赞颂，但更多的是对基层官兵们日常生活中真善美的吟唱。这些主要出自于基层业余作

者之手的作品，像一株株深植于生活沃土的鲜花，读来亲切感人，耐人寻味，颇受启发。它是我们西北空军广大指战员火热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一个真实写照。我愿本书的读者和书中的主人公们一道前进。

文学创作，一直是我们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对人们的启发、激励作用，也是我军出战斗力的途径之一。因此，积极开展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学创作和阅读欣赏活动，对活跃丰富军营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军营思想文化阵地，对培育“四有”新人，加强和推动部队全面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业余作者，深入部队基层，紧贴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密切配合部队的中心工作，努力反映现实生活，大力弘扬正气，尤其是要满腔热忱地歌颂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默默无闻奉献的广大基层官兵。用文艺为兵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这套丛书，既是对我区近期文学创作活动的一次集中检视，也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和激励。同时，它还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祖国的大西北是块神奇的土地，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它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前途无量；它的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发源于此；名扬千古，传播文明和友谊的丝绸之路也发端于此；它的山河雄伟壮丽，风光无限；雪山云海沙漠戈壁蕴含着丰厚的文学矿藏，当代军人戍边卫士承传着壮美的中华之魂。我热切期望军区空军的文学创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与进步。

目 录

短篇小说

- 沙海黄昏 叶 林 (1)
- 肉 松 蓝 茹 (17)
- 撞 击 邱小平 (24)
- 守望家园 柳金虎 (28)
- 无法沟通的战友 朱斗峰 (45)
- 无意越轨 叶 林 (56)
- 燕 子 石寿伦 (63)
- 平凡一日 白鹏万 (76)
- 回 家 刘 畅 (86)
- 不是回忆 白鹏万 (91)
- 病 境 斗 峰 (102)
- 山里的故事 郭 杰 (108)
- 吃面条 李 彬 (117)
- 还 愿 莫 风 (121)

小小说

- 谷 子 石寿伦 (127)

送你一片晴朗的天	胡晓宇 (130)
嫂子上山	叶林 (132)
外婆的金锁	朱斗峰 (137)
相女婿	斗峰 (139)
生日	黄羊 (141)
孤丘	柳金虎 (143)
礼物	王永芳 (147)
小陈干事	姜启德 (149)
雪莲花开	姜启德 (151)
便宜	郭明南 (154)
让路	李彬 (158)
甲鱼	唐才平 (162)
懒人的故事	杨斌 (164)
夜遇	杨斌 (166)
错觉	王友新 (168)
怪桔	杜心元 (170)
集邮	杜心元 (172)
两条云烟	王礼乾 (174)
军歌	王礼乾 (176)

中篇小说

红色手柄	刘立波 (179)
老虎脸排长	余飞 (225)
赶脚	孙路深 (274)
胡巴老兵	谢平伟 (307)

沙 海 黄 昏

叶 林

季可人是在潜伏了5个小时后才发现狼群的。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了。不知是人的气息惊扰了狼还是那支陈旧的半自动步枪的铁的气息使狼们骇然，总之，狼们同时抬起头朝他所在的位置逼来。他看清了那只领队的头狼。没错，它就是害死爱犬萧萧的罪魁祸首。该死的老狼！他扣动了扳机。

—

萧萧来这里的时候季可人才当了半年兵。那天他正趴在阵地的一个土坎里准备用弹弓击毙那只讨厌的乌鸦。他听妈妈讲过，乌鸦在哪个地方叫，哪个地方就要遭到不幸。这儿有生命的只有他。那么，我会遭到哪样的厄运呢？他想，我非把那只乌鸦干掉不可。司机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喂，练气功哪？”“练个鬼，我都快死了。这次来得这样早？”季可人收拾起弹弓，从地上爬起来和司机一起走下阵地。这时夕阳从天际漫过来，把两人浸染得像着了火。

狗就是团长托熟人在动物园搞的，纯爱尔兰血统，很贵的。”

“代我谢谢首长们。”

季可人抹了泪，朝厨房走去。天快黑了，两人都没吃饭。

摇曳的煤油灯下，傅老兵的烟蒂在散着飘忽不定的白色烟雾。季可人盯着他，嘴里催促说：“快讲呀。”满脸的如饥似渴。“不要慌嘛，我搞忘了部队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后那些临时来队家属是怎么离开的。那一段很精彩哩。”傅老兵讲的是外面刚上映的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是他此行的任务之一。他必须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把这半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以及产生轰动效应的电影、电视剧、歌曲等等转达给看守兵季可人。

季可人又划亮了火柴，殷勤地送到傅老兵嘴边。然后坐回自己的马扎凳上，像小时候听爷爷讲龙王爷的故事一样微噙着嘴，睁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

“睡下再讲吧，免得浪费煤油。”

傅老兵掐了烟头，站起身来，疲惫地伸了一下懒腰。

季可人赶紧抢在他前面拿来脸盆，从暖瓶里倒了开水，又掺了冷水，用手拭了拭水温，才端到傅老兵跟前。

“老兵，洗脸吧。我来看看小白狗睡着了没有。”

小白狗蜷缩在用纸箱和旧棉絮铺成的窝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洁白的绒毛均匀地起伏着，睡得正香。季可人怕打搅它的梦，也许它正梦见妈妈和姊妹们，和它们做着它们那个群体里的游戏哩。他蹑手蹑脚地离开了狗窝。傅老兵端着洗脚水要出去倒掉。季可人急忙上前接过来：“我去我去，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呢。你躺下吧，要不要重新给你泡一杯茶？”他几乎讨好似地问傅老兵。“不要了。”傅老兵受宠若惊，连忙推辞。

两人相继躺下，吹了灯。屋里顿时一片黑暗，空气充满了呛人的煤油味。傅老兵接着讲市电视台记者到前线采访时，从连长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自己女朋友的照片。他先是惊讶，继而一切

都明白了。傅老兵讲着讲着就犯上了迷糊，声音开始断断续续。长途开车确实是太困倦了，他真想蒙上被子睡它个三天三夜。可面对季可人，他又竭力控制着汹涌而来的睡意，尽可能把声音放大大一点，减少瞌睡虫的骚扰。

“老兵，那女的长得很漂亮吗？”

季可人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傅老兵在腿上使劲拧了一把，疼痛使他的脑袋清醒了许多，刚才稠稠的像糊糊一样贴着他的睡意消退了不少。

“漂亮？凡是漂亮女人都是靠不住的。”

傅老兵振作起精神，又讲开了外面的事情，包括日本自民党内部丑闻迭起。天快亮时，两人才实在支撑不住，阖上了眼睛。但他们很快就被小狗的叫声吵醒了。小白狗美美地睡了一夜，到天亮时被尿憋醒，它是很讲卫生的犬种，紧闭的门妨碍了它的行动。他们起了床，带着它到沙丘上轻松完毕，相视而笑。

傅老兵要走了。季可人抱着小狗坐在驾驶室里送他，汽车开得极慢，一个多小时才走了10公里。

“回去吧，太远了走起来不方便。”

傅老兵停了车，对身边的季可人说。

“没事，天黑前能走到就行。”

季可人锁着眉，有点黯然神伤。

傅老兵从驾驶室跳出来。

“那干脆我陪你再坐坐吧，反正我喜欢夜里行车。”

他们俩找了个沙窝坐下来，继续讲城里出现的台球馆和电子游戏机。小白狗趴在中间，一会儿看看季可人，一会儿看看傅老兵，搞不清他们为啥这样难舍难分。

“6点钟了，你该回去了。沙漠上有狼群出没，黑灯瞎火的行路很危险。”

傅老兵拍拍屁股上的沙子，把身上的两盒“万宝路”扔给季

可人。

“这是外面最时髦的烟，尝尝吧。不然当了几年兵连‘万宝路’都没抽过，地方上的小伙子会瞧不起咱们的。”

季可人接过烟，递给傅老兵一张纸条。

“老兵，你年底来时给我带这几本书来。”

“行。哪里有卖我上哪里，无论它北京天津。”

这是几本音乐书籍。

汽车发动了，季可人抱着小白狗，痴痴地望着这个就要回到内地的庞然大物。

“回吧。”傅老兵从车窗里伸出手。

“嗯。”季可人点点头，眼角就有几粒晶莹的珍珠在蠕动。

“哦，我忘了告诉你，小白狗叫萧萧。”

傅老兵缩回头，一踩油门，汽车如离弦之箭朝辽阔的旷野飞驰而去。

“再见。再见傅老兵。萧萧，快给傅老兵再见。”

季可人追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大声喊。声音转瞬即逝，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博大的沙漠归于死寂。

二

季可人从墙上取下前任看守老兵留下来的一串钥匙，打开山洞的门，开始了两个月一次的兵器维护。根据前任看守兵的交待，雷达、油机和其它的通信设施必须两个月进行一次擦拭，使其保持干净整洁，不锈蚀。他带着萧萧走在黑漆漆的钢筋水泥浇固的洞里，软质解放鞋“嚓嚓”的声响在洞壁撞击出了惊心动魄的回音，令人毛骨悚然。萧萧睁着一双稚气的眼睛恐慌地东张西望。季可人打开工作间，拉亮了顶灯。油机的轰鸣从另一个山洞里传过来，使他感到了强烈的震撼。其实，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

维不维护兵器鬼也搞不清楚，但他仍然坚持制度，定期检查，做好登记。他做起这些工作时心里就涌动起一种神圣和崇高。于是，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动作都按前任老兵交待的去做，极认真极细致，丝毫不敢懈怠。到下午的时候，1号机就在他的擦布下变得油光发亮了。他启动开关，加高压，搜索……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地物回波。天线每转动一圈，机器就发出“吱”的一声响，冷飕飕的，却让人感到庄严。这时，季可人就想，要是能当一名雷达操纵员多好啊。他坐在荧光屏前，希望能发现一个移动的东西，但没有，也就是说，天空目前没有目标。萧萧在工作间外叫了起来。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跑出去。外面一团墨黑。他想是天很晚了。他遗憾地关掉雷达，锁好洞门，偕萧萧朝宿舍走去。路上，他的心底不知不觉就有几分悲凉冉冉升起。当兵却不能到热火朝天的连队去参加战斗训练，一个人在这鬼不下蛋的地方忍受寂寞与孤独。他弯腰把萧萧抱在怀里，让萧萧把温热的鼻息喷在自己脸上，他感到了另一个生命的存在。

萧萧长得很快，只四五个月的时间就变得结实健壮像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了。在这期间，它已经学会了站立，敬礼，翻筋斗，障碍越野和替主人拿东西。季可人从连队原来留下的旧书报里找到了一本《军人体育锻炼提纲》。他决定根据书上的要求对萧萧施教。可练习到格斗一章时，萧萧怎么也不愿和他配合。以前用巧克力引诱是最灵的，这次他把傅老兵留下的仅有的三块巧克力都用上了。可萧萧呢，巧克力照吃不误，脚就是不动窝，吃完了，用舌头舔舔嘴，愣愣地望着他，像一个不知足的小孩。季可人进攻它，它就闭上眼睛等待大祸临头。一次，两次，季可人用木棍横在它的头上，一种量你也不敢打下来的视死如归的神态，弄得季可人焦头烂额。这在萧萧的训练史上还是第一次。季可人无计可施，急得团团转。虽然他知道萧萧可能具有天生的格斗本领，但他相信，当它远离同类和人群的时候，它的天然素质肯定在退

化，然而萧萧自己却浑然不知。季可人终于横下心来要激怒它。他挥舞着木棍朝萧萧逼去，威风凛凛的样子使萧萧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缩紧脖子趴在地上。他一棍向萧萧左腿打去。也许是这一棒太狠了，萧萧嗖地蹿起来，夹着尾巴狼狈逃跑了，嘴里还哼哼着一些哀怨的调子。季可人从来没见过萧萧有过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他眼里，萧萧是水也是钢。可谁想，这家伙也在骨子里长着落水狗的可怜相。他暴怒了，奋不顾身地朝萧萧追去。他希望它能调回头来报复他，用它锋利的牙齿咬他。可是萧萧没有，它一纵身轻捷地跃出了围墙，落荒而逃。季可人追不过，跌倒在沙丘上。这时，他恨萧萧，恨得咬牙切齿。这没出息的东西，这软骨头，我巴不得把它撕成碎片暴尸荒野，让老鸦把它叼了去。他趴在沙丘上，恶狠狠地想。

晚上，他躺倒在床上，思考着萧萧为什么不愿和他格斗。想着想着，他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萧萧已经很通人性了。在无垠的沙漠上，就他们俩相依为命，它根本就不愿伤害自己的主人。这么一想，他觉得萧萧很委屈。它是一条公狗，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需要母狗使自己变成一只真正的公狗。可是在这里，它的天性得不到发挥，并且在渐渐地被抹杀。季可人终于放下《交响乐讲座》，走进了黑沉沉的旷野。萧萧逃跑后至今没有回来。沙漠上没水喝，没东西可食，它会被渴死饿死的。

“萧萧，你在哪儿，快回来吧，我不再逼你格斗了。”

季可人站在一道隆起的沙梁上，朝被黑夜卷裹得严严实实的空旷旷野高声呼喊。声音如洪钟，传得很远很远，在对面沙丘上撞出了铿锵有力的回响。萧萧没有呼应他，如豆的几颗星儿也没有呼应他。声音过后，四周便又是一片死寂。

季可人呼唤了很久，无孔不入的夜风扎进他体内，他打了个冷噤。这时，他听见了“沙沙”的响动从身后铺盖过来。一阵颤栗，他赶紧调转身。哇，他惊喜地发现萧萧正在向他姗姗走来。他

欣喜若狂，扑过去把萧萧紧紧搂在怀里，嘴里喃喃地说：“原谅我，萧萧，我不再惹你生气了。”萧萧显然有点不知所措，拘谨地扭动着身体，挣扎着要摆脱季可人的热烈拥抱。

三

进入冬天了。从西伯利亚吹过来的寒风带着黄沙整日整夜地在天空飞舞。空气里充塞了呛人的尘土和刺骨的寒意。季可人和萧萧蜷缩在屋子里，相互依偎着取暖，一本音乐讲义摆在面前，半睡半醒地张着密密麻麻的书页。

到了第七天，寒风稍微平静了些，季可人才对萧萧说：“走，咱们去看看傅老兵来了没有？”他俩一前一后，像影子永远跟着身体那样朝汽车来时的方向走去。其实，季可人心里知道，这离他和傅老兵约定的时间还有近10天哩，但他忍不住要去前面的沙丘上张望，希望有意外的发现。他盘算着傅老兵会给他带来一大摞子信。父母的，同学的。还有书，他要买的那些书，够他慢慢地品味一阵子的了。上次傅老兵给他带来的二十三封信他已经倒背如流了，连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清楚地记得它们的形状和位置。一位同学说有机会一定要来见识见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壮美景致。他想给他回信说那完全是高烧40度后的胡话，但他最后没有。他让傅老兵带出去的信中极力渲染了大草原的辽阔与丰茂。潺潺的小溪，像束在绿色草原上的一条银带；洁白的蒙古包，像坠落在原野上的朵朵白云；牛儿，马儿，羊儿的嘶鸣，优美的马头琴；还有那夜莺般婉转的牧羊姑娘的歌声……他写得如醉如痴，如癫似狂，把自己都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他还大肆吹嘘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尖端性、重要性、神圣性。全军搞这项工作的人屈指可数，因此绝对保密，因此我一年最多只能跟你们通两封信，还得经过严格的审查云云。他不愿让同学们晓得他是一